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莅穉蒴父較閱

庚申六月奴酋乘經畧閱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渶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發冏金二十萬闗陝永保逃兵嚴檄招撫○時大將李懷信引疾歸周永春聞艱移駐前屯薦袁應泰巡撫○熊廷弼以奴酋招降逆書　上聞言逆奴以徽欽見辱此正主辱臣死之時願内閣兵部同心發憤毋爲逆奴所侮○廷弼以軍士勞苦不堪痛哭之狀乞　恩　上命戸工二部發銀三十

萬兩犒之○廷弼奏劉國縉報費之數既與餉司不同閱臣復　命之疏又與國縉揭不同多寡重復乞行查筭改正薛鳳翔言國縉兵逃失伍不見引罪之章輒稱單騎之赴作非王非客之官不受經臣節制當令速回聽勘從之○保靖土官彭象乾兵至涿州一夕逃散○周永春告病不允○廷弼以病告休不許○御史張銓奏　國家之禍皆起于民窮財盡履畝加賦七厘未已而九厘窮民何以堪此大內積金如氷礫而發帑之請吁閽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豈財為　皇上之財而民非　皇上之民耶○邊臣

傳言朝鮮私通建酋朝鮮王遣陪臣奏辯言不能焚書斬使亦兵家詭計心實自明　詔慰諭之○王在晉題東人一飽未能三征併急人心渙散亂萌已徵勢不成則曰奉募充兵。勢一成則即聚衆為寇。觀城縣被刼倏忽聚散廣緝無踪召兵即召亂之先聲。聚兵釀聚寇之實禍。東省距北直一壓進之則為北直應募之兵。退之則為山東思逞之盜。矧歲時相迫若驅之使然故舉　朝憂遼左之饑卒而臣則先憂東省之饑民也。

撫臣不可不軫先憂預為消弭晉在任而蓮妖不

敢發。無幾何時。而山東大亂矣。

七月山東巡撫王在晉題請糴價云東省派運米豆糴價脚價大約需銀六十萬兩年時豐歉無恒豐年當發銀預糴以爲凶歲之備臣疏已明言之矣今本年海運見存新舊遼餉止十分之四耳尚餘三十餘萬兩無從措處該部不發銀而且催司道那解濟邉豈以東省爲金穴耶。不惟不發銀預糴。而且發碾積穀三十八萬石。豈以東省爲敖倉耶。夫東省自四十三四年洊荒逃竄死亡人類相煎骨肉相殘生齒已虛大半所剩者逃荒之白土耳彼時庫藏罄懸所以

請及　上方賑貸年來搜括殆盡其無長物可知是
那借之說。未可問及山東。以山東無銀可借也。州縣
稍有積穀未嘗不借充海運然須留穀本爲將來借
動隨出隨補流轉無窮追憶昔年截漕救荒發銀遠
糴顆粒待輸於隔境生活寄命于他方積粟如積金
留壹石之穀。即活三四人之命。以百十城之生靈詎
剩存些少之穀所能拯濟是發穀之說。未可行於山
東。以山東荒多熟少穀未敢發也。然而山東之穀不
啻備東省之饑。亦可以備遼左之饑。臣爲將來之慮
且請銀以預糴矣。豈可將見存之穀反碾米以輸邊

乎萬一歲穀不登六七十萬海運米豆何方糴買。何方裝運。截漕則漕粟有限。遠糴則脚價無窮。且三十八萬之穀。碾爲十八萬之米。此米可不脛而走。以歸蓋套乎。抵遼脚價須得十餘萬兩。倉穀非盡貯沿海地方。多由窵遠般運。迂迴道路以至海濱內地車脚又須一二萬兩。碾穀運米之費。幾與糴買相當。此銀從何措辦。東土與危遼相接外有不時之警民無終日之備全藉倉穀以防緩急故他省之穀止備荒而東省則兼以備兵。他省之穀止留濟本地。而東省則兼可濟遼。碾穀濟運非長策也。再查東省錢糧例於隔

歲開徵令所徵者四十七年之額編也若將四十八年提起併徵則登萊之八厘爲一分六厘濟青東兗之九厘爲一分八厘一歲而徵五次之加編民力能堪此乎通查闔省糧額有一畝額徵三厘八絲及二厘九毫者今以原額三厘而加九厘則三倍矣二厘而加九厘則四倍半矣合四十七八年併徵則六倍而九倍之矣此令一行必無遺民即忍心以行苛政徒斃民於搒必無完賦頃據登州府推官孫昌齡揭報沿海之民全里全甲盡人逃竄臨岐痛哭沉子于池雉經於林即有未逃非退地於賣主而不耕即推

地於典主而不受民情既渙官法難施恐啞人之慘近即在目前揭竿之禍遠不在日後齊其有寧所乎而三韓併受餒矣且以齊之窮年來義切同仇心壓國恤丁壯抽矣帑藏括矣稅銀首先起解矣各官如數捐助矣新兵集而歲餉猶虛其四牛隻買而價值尚虧其全軍罷盔甲整辦從新而件件皆由措處城池堡堞修飾塹壁而般般勉自支持居平之用度每從撙恤任內之資俸悉用扣存利孔已自無餘經費萬分困措柰何六十萬石之運偏任其煩勞而一畝九厘之編不損乎毫末今又責拙婦以無米之炊寧

荒土以用二之法夫此餉非齊之餉也即經略所急之遼餉也遼急銀如疾風暴雨望而驚焉遼急米乃以泥飯塗羮緩而應之只恐遼左有銀山東無米十數萬之兵不能望海以呼庚亦不能削金以充腹誰實誤遼而東人亦將有口矣再念海內皆有加編而無海運即有海運而無東省六十萬之多所謂加編者未生于本子生于母未有原額二厘三厘而加至九厘者今欲移于上地而上地已無可加欲存此下地而下地總入全額增土多而腴田少山陂海磧磽确汙邪之地皆[illegible]粟加編地不能責其生金産銀而

民乃代其椎肌剝髓于是他州外縣有逃竄之流民林下池中有慘亾之怨鬼斯民也即吾耕田給粟之民即吾浮海領運之民民逃良死而可占運事之不終矣廟廊之上必欲東人認六十萬之運必不能認一畝九厘之編必欲與天下同認一畝九厘之編則請兩京十三省盡效東方之海運然後東人萬死不辭而臣亦有辭于三東之百姓不則混勞逸于不分置茸苦于無辨雨露有不到之鄉而病痛有獨偏之處朝廷尚未棄遼而先棄齊齊敝而遼不能存其爲遼計亦左矣至于海運應用銀兩伏乞

勑下該部速查本省應解京邊銀兩儘數扣存或另發別省銀兩充用仍照原題每歲發銀二三十萬凡遇秋成有穀即先期收買預備將來荒歉運完之日總册開銷其濟青登萊倉穀聽海運隨便借用仍留穀本糴補輪流接運以戒非常儻以臣言爲然 俯念東人之苦亟議减編其糴運未敷銀數容臣等徑自截留應解錢糧支應蓋今日千急萬急無如遼急爲遼原以爲 國題明之後臣不爲專擅討臣當亦諒臣不得已之心矣 兵部黃嘉善奏報援遼兵數自四十七年十一月至四十八年七月陸續出關通

十三萬三千九百四十九名將次出關二萬六千一百十八名調募來報發者四萬八千

王在晉再請運價云今歲春曠無麰兼之海運括粟甚急民間突不得黔臣備述民艱疏入不報藉有天幸濟南東昌兗州三郡秋穀已升少補春收之歉聞有被災若蒲臺鄒平萊蕪鄒城沂費嶧等州縣臣諭所屬曰歲無全稔惟多方恤民民苟足存軍與孔亟勿以災聞也孰意登萊青三郡春麥無收夏災更甚初已苦旱已復苦霖積雨衝垣破堰平田立變陂塘山水激石流沙窪地頓成谿壑高寄紅葉之蝗種雖

藉雨師以殄滅，而沿海尺餘之氷雹，又因風伯以掊傷，甚而烏雲黑颶，震吼地之雷聲，因之白粲黃粳，成盪空之波浪，大樹拔根，曷問遭颶之殘粒，生畜倒斃，何有汜濫之浮萓，民方度海以運軍糈，歸而視其田里則板蕩矣，廬墓則成沼矣，養生送死之需，一無所憑依矣，如是而民安得不逃，民逃而　國賦何從出乎。別新編又倍昔而爲三也。民逃而海運何從辦乎。別海運又倍昔而爲六也。括瘠鹵之膏以充餉，而夬又斬其所生，驅波濤之民以贍邊，而　國又竊其所有，東作西成之失望，而南箕北斗之空懸，彼天下之

至苦者莫如遼人然遼人賊來則戰賊去則休而東人之牛馬負芻無休息也遼人暴骨沙場遊魂有棲止而東人之納命大壑無棲止也加編則一例科派而與海內之樂土同輸抽括調募買積則一律誅求而比各省之紛紜更甚六十萬石之糧不知銀於何出而欲責無米之炊六七八年之賦不度民之不堪而緊行束濕之令今日之煢煢無告莫甚于東民所爲如戴天之　惟　皇上之垂憐耳再查青登萊三郡原無漕糧無可改折而海運濟遼又以地鄰壤接義難推諉惟望　皇上暫免災地之新編量減海運

之糧數至于本省民間積穀原以備荒非爲遼餉而
設令沿海既因海運借動、而內地又轉運煩難、該部
有碾穀三十六萬石、抵海運米十八萬石之議、奪吾
民口中之食、救他人眼下之饑、竊念遼左自有新編、
合天下以供遼、奈何括荒地之儲、益甚窮民之窘、臣
斷斷不能奉行、伏乞分別災傷重輕、災重者將新編
遼餉暫從停免、仍于海運數量行酌減、倉穀存留發
賑、免碾米濟運、其海運錢糧不足、令該部速 覆臣
前疏亟發價值、俾運船立刻開洋、運至登州交割、則
臣得藉手以救危遼、而不負 朝廷之委任矣、

海運艱煩人不胥海既無舟楫又乏錢糧所以屢
瓺瀆請此屬剏行之事紀述宜詳以備東征之查
攷云
七月二十一日酉時
神宗顯皇帝晏駕
皇太子令旨賜經畧熊廷弼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
總督文球銀一百兩紵絲二表裏廵撫周永春銀六
十兩紵絲二表裏廵按陳王庭銀四十兩紵絲一表
裏鎮守總兵兵備監軍餉司副叅遊都守禦把坐營
援遼等官各賞賚有差○遼東鎮舊額官軍八萬二

千三百乜十七員名今調援官軍約計一十八萬共二十六萬二千三百七十七員名除先發銀三十萬次發銀一百萬今發銀三十萬兩六分充餉四分充賞

庚申八月初一日

光宗貞皇帝登極　聖諭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馬堂胡賓潞相丘雲俱撤回應用

王在晉奏災異傷舡云海道之險海運之難臣等累疏言之不啻詳矣此非臣之私憂過計也攷之元史

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九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無暇遠引即萬曆二十五六年東征海運飄風泊淚之報幾無虛日臣撿查原卷大約什損其貳海之不可嘗試明矣今馬頭嘴等一帶海口、爲衆船灣泊之處原非極天浩渺、無涯無際之中、而烏雲黒氣之冲霄、異火閃光之照夜擊馮夷之皷。則海聲驚灌耳之雷揚風后之威。則腥氣動潛鱗之鬬。波浪壓帆檣之上。而舟杭投海窨之間。取之則粒粒如珠。而棄之則飄飄似葉浮游逐浪。誰從海上招覔。變化爲魚。信是人間刼數。彼

艤灣泊岸之舟尚不禁風狂浪惡藉遇颶于汪洋大海舟檝其寧有片板榜人其寧有噍類哉臣一聞報循墻悚恢買罪倉皇轉念遼人果腹而東人填海果真者尚以為勞而填海者孰憐其苦歸而耕田則三編立併流血于公庭出而浮海則一夕沉淪委命于大壑海若已收之鼎俎而長年其泣乎鴟夷嗟乎由海餉遼是以炊藥而療生人者也其幸而得療也是取蛟龍攙涎之餘分來以秣士馬者也先臣于湛有言厭河運之勞欲舉丘文莊之策但計漂溺之米不計漂溺之人善矣僕哉從茲而脊路之運官運卒窮

然喪其魂魄矣且是日之風蕩搖海角合抱之樹木立見傾摧在野之牛羊半歸壓死原田枯于久暵已多不秀之苗而枝幹倒于隨風希有剩存之粒文登寧海蓬萊福山四州縣皆然至于青萊之被災業已具疏報聞于　皇上矣夫登萊青三郡海運出粟之地也今三郡並報災傷粟于何括即用價于何召買目下有萬分難處者蓋起運本色必徵本地之所生給價召買必買本地之所產本地豐歉無常然歲旱則傷高田猶望窪地之稍收歲潦則傷汙田猶望高田之偶獲今登苦旱矣青萊苦潦矣并高下之田盡

爲海颶所損傷矣土人無食何以濟遠人本方無米何以供糴買今歲東兗濟秋穀頗登然濟南去登陸九百里海路一千八百里僅僅五州縣通海而餘去海遠矣登郡糴米于西。則價值甚貴。西郡轉米于登。則車力甚繁此搜粟之難也。至于黃黑荳損于秋早處處乾秕通省無收令遼陽甚苦缺荳、檄令東省所輸米豆相半、以乜年所易糴者、而今歲獨難、以乜方所有餘者、而東省獨齎人之所急、天故靳之、豐歉各隨其時、貴賤必因其地、此處缺豆不得不通融以加泒于產豆之方、故或多截漕糧以省東方脚價之繁

重或派豆于永平淮津等處、以補東方轉運之不足、是一策也、或量減明年起運之數、俟豐年徵解轉運遼陽、以補凶歲之缺額、又一策也、不然天不雨粟、地不生毛、別無強括之術、六十萬石之糧、談何容易、今日不言而俟日後言之、以誤遼軍之待食、則臣罪益無所逭、而臣滋懼矣、再查漂没船糧、當海運之初、原議意外損失、准數開筭、即二十五六年海運失風糧米、題過另冊開銷、彼駕船之人、水濱不可問矣、非官為銷筭、誰為代補乎

巡漕易應昌題稱淮南之海運三十萬。不苦于糧。而

苦于舡山東之六十萬。苦于舡而并苦于糧。以數千里之生靈試于風濤礁磧之中　國固有虞人誰無恐謂天下之食足恃乎山東報稱七月初七等日亥時羣龍爭闘颶風大作傷舡一百十隻淹死水手五十四名不知下落者一百七十五名失去糧四萬四千九百三十六石督餉侍郎李長庚報稱天津糧舡北岸于八月初三等遭風漂失二十一舡南岸于七月初五等日漂損十舡又于八月二十等日發舡三幫甫發而狂風大起由蓋套回空淮沙等舡漂損一計六隻由天津裝糧重舡漂損七隻又據寧前道稟

稱漂來舡戶報登州運舡遭風者俱漂至寧前地方又據寧前舡戶尹思等報芝蘇灣運舡遭風三隻漂至天津止一隻見在隨接督臣書稱初九日南海口裝完糧舡亦損四隻颶風異變海上舡隻一任縱橫臣措躬無地何天之不助順若此耶又總漕王紀題稱改造河舡四十隻新造千斛大舡五十隻及應天山東運舡二十七隻于七八月間次第出海發行卒然颶風驟起舟揖四散漂蕩七十六舡相繼化爲烏有且無論數萬軍儲盡擲海底而數百無辜赤子頃刻間尸填巨港此江淮間一大變也

光宗貞皇帝崩 于本年九月初一日賓天

泰昌元年 以八月起十二月止

本月遼餉御史萬崇德題遼東一歲約用本米二百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畢崇議請召賣米六十萬石今遼既旱荒無可召買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眞定五府爲數已多今勢急燃眉無可爲計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乘今漕米到津便于截留是在該部之速覆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船隻幷祈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也

是時遼東石米四兩、石粟二兩、一石不及山東之四斗、

諭熊廷弼曰逆奴犯順特命爾調度戰守相機征勦暴露良苦特賜銀幣用彰恩施○戶部查九邉十三鎮官兵暨總兵家丁并召募新兵共八十八萬五千合犒銀一百萬兩○先是黃克纘建議調南京浙江營兵至京募義烏沙兵赴遼兵部初差司官繼遣科道然皆營差以便歸省所過驛遞騷動縉紳喜事謬稱某某可將取人重賂輒形薦牘將多兵少遊食之徒附會索詐覇募市井壯丁僉點孱弱代更沿路脫

逃以丐兒充項究竟邊塞無兵而內地徒滋紛擾本
兵黃嘉善奏准各州縣招兵四十名里甲招兵一名
費銀三十兩獨東撫王在晉令州縣緩招其部臣尹
嘉賓所招新兵俱請留本省防禦已發在途者撤回
山東免解兵之費亦免招兵之擾○遼東按臣陳王
庭劾東夷入犯諸將失事之罪廷弼言各官功過不
揜于是廷弼遂思謝事矣○御史舒崇都言遼事初
興起楊鎬于田間而以李如栢佐之非為戰也本無
戰情彌縫衆議就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人各路之
傳宣似有心于賣國鄭之范察處縣令貪緣入遼虐

佟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原起劉國縉于贊畫縻餉十有餘萬一朝脫逃宜乘此時一大創以洗從來積玩○黃嘉善叅領兵都司袁大有兵逃提究御史鄭宗周言不問李如栢之失機而問袁大有之故縱何以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哉

王大人等屯失事經畧與按臣奏報殺掠數目多寡互異兵部淸行再勘太常寺少卿姚宗文疏云六月十二日之失事村屯一空焚掠甚慘丁壯死于鋒鏑童稚盡于燔燒王兵者不勝後慮借駁山城之案以成此番敘功之舉則慷慨任事者不宜出此職任者

出關東閱見其兵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附戢不大入而大創小入而小創累疏已明言之至工作之無時而已刑威之有時而窮糜群策羣力不足以圖大功惟獨智獨賢不足以成大事蓋職所耿耿隱憂正言巽言而不見入者閱差之不行舉薦誠不敢以見聞真確者上欺　君父下誤天下蒼生耳豈舉筆艱難而愛數行之墨哉如經臣能因此而憬然悟番然改圖以不負　皇上大賚之恩不虛海內徵輸之苦則桑榆可收矣

閱科之疏出而臺省之參經畧者紛紛矣閱科以

此罷官且見排于輿論謂此疏發覺之遲耳第經臣之剛愎負氣當易多用兵馬錢糧虛耗海內當易彼時虜勢甚強大臣督兵在外安能盡保村屯之無失以村屯之失而遽易經臣亦議人議事者之苛耳

九月初六日

熹宗悊皇帝登極

御史顧慥疏曰奴酋發難以來始則諱言于守而以戰爲輕嘗繼以失利于戰遂以守爲定局今日經臣之所從事戰耶守耶出關業已踰年戰守豈無定策

乃虜輒出輒利未聞我兵以一矢加遺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閫外胡匪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斬一級獲一歷奪四韃馬而遂張大其詞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明年八百萬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財盡民窮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墻之內也○奴酋入撫順大掠○袁應泰巡撫遼東○御史舒榮都劾原任巡撫周永春奉 旨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

御史馮三元疏參廷弼精神不以籌遼而意氣偏以角內才能不足勝敵而推扯用以覆短以殺爲威以

愎拒諫人心不附方畧全無天下事已壞乃欲卸担而去之此可謂封疆之臣乎中外之人皆知其必誤遼事特懼其有阻撓之名而莫敢言也內言其無謀者八欵　君者三乞亟會議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聽勘速簡才望之臣往代保不爲地方憂奉　旨着九卿科道會議具奏○兵科楊漣疏云奴酋不長驅遂以爲素无大志我可安然無恙而不知吾之寨日刼也堡日空也人民日殺掠也馬畜日驅赶也我招獲之數不如喪敗之數樹無皮而不能生邊寨無屯堡人民馬畜而能存乎議經畧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畧

者亦難掩飾其咎。職所以不能爲廷弼諱也○御史張修德言經臣大誤疆事重負　國恩詭言謝病無人臣禮○兵科薛鳳翔御史張至發余合中俱有疏參經畧于是廷弼稱病乞歸

戶科王繼曾謂廷弼摠衆議有三以嫚罵爲氣魄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蹂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糜財浩費所過驛騷滛刼而北平山東昆被苦楚人謡詠詠不能成功三。至如樞臣黃嘉善當去。三尺童子能知之。不知輔臣留之何故乞簡方畧大臣事尚可支也○刑

科魏應嘉疏稱中府會議詢及經畧應代否衆皆曰應代無疑以兵言之。天下援兵約十三萬有奇遼東主兵約九萬有奇而皆不足供其用。以餉言之。除先帝所發三百萬外已用過八百餘萬。猶曰餉不足也。如再遷延必爲數幾八百萬而後成功耶。以軍資言之年來買馬幾傾府庫而兵部委一萬有孚捐數十萬金錢所買馬匹十不得其一用草料徒費馬又殺傷有兵無馬何以應敵即如前數十萬金火藥付之一炬至其殺人如戲不殊屠伯該鎮共扁舉 朝共知以村屯言之花嶺王大人等處之殺擄陳王庭

纔一指實卽欲剸刃其胸猶曰半個遼陽亡而復存不知淸撫開鐵之間所存何地所復何城何以謝三韓父老子弟而忍聞其野哭以道將言之道臣高出等皆係斟酌其才望以應遼急者總兵李懷信等皆係名將又爲廷弼所取用者乃于道臣一言不聽于大將罵之如奴人人憤欝氣蒲腔膛懷信不勝其挫辱決意求歸聞其入關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爲有病乎抑萬不得已而然乎監軍御史勒令走角門如吏奉差遣如有司在御史固爲自失其體在廷弼何以悍然冥行至此也

先是給事中祝耀祖論本兵黃嘉善汶闇當機見搖首鼠猶豫僨事病中膏肓李若珪論嘉善中實慣慣外復優優原無擔當之識力但道勿事張皇原有畏避之私情惟曰事難推手屢失而屢不知懲愈危而愈不知懼楊漣論嘉善爲本兵一籌莫展不知主領何事募兵跋扈行刼而逃總付之不問御史楊春茂論樞臣蒙面靦事猶然葫蘆舊樣不見惟幄新猷左光斗言有東事以來樞臣誤國已非一事閱科姚宗文論嘉善爲本兵議紛而愈不能決事急而愈不能斷熒惑兩岐遷延時日至是楊漣再論嘉善併前論

經畧疏及馮三元張修德本俱奉　旨會議

楊漣奏接總兵李光榮報奴酋從會安堡連刀灣進入溪至瀋陽城北遊擊馮大梁報東夷自蒲河北溪至大鶴等臺將原設撥夜趕散至城北三里橋方止榆林舖等處精兵无數兵分兩路溪入瀋陽旦夕存亾莫必經畧廷弼或能力抗強虜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瀋陽失守則遼陽危廣寧山海以西皆震驚矣乞　勑九卿科道會議作速擬脩堪任經畧一二人面諭推左右司馬一人共從長計禦虜援遼作何[illegible]畧無得仍前從容遲至斷送封疆而後已也○連論

本兵黃嘉善八大罪比之爲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廩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憎也○發帑銀一百萬兩與戶部克餉別部不得分用星夜解赴遼陽交與熊廷弼酌量犒賞并前發一百萬兩解九邊兩項共給脚價五千兩不許騷擾驛遞

熊廷弼疏云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卒數百人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爲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原善分守道閻鳴泰往瀋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

迺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為廣寧門戶也關西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為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私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為遼陽退步戍金復為山東塘牌也即奴賊謂遼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殿以建都也其間倉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為存地方安堵舉朝恬然而臥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玉帛而尚刑威者所能致也職到任西北兵馬付柴國

柱賀世賢李懷信守瀋奉川兵付陳策防守所皮驛土兵不顧屬漢將付高出暫理同川兵貼防山西兵付楊宗業存城操練真保兵付劉孔胤守遼城毛兵與贊畫募兵改付胡嘉棟防鎮江寬奠凡援兵隨到隨發可戰者發戰可守者發守與地方酌量緩急何曾一處一兵不調停各道新陞職僅與高出邢愼言周旋一城相與如腹心手足此外則以運糧事催海蓋道班軍一二事駁寧前道遼陽城池柵塌人皆知其難守紛紛私逃自挑濠築墻從十里外引水以護其外幇修馬外城自築垛口馬道門關以固其內向

之私逃而去者無不人人回城居住瀋奉之間向無
一人敢往亦因修築完固商民百貨輻輳道途日夜
不絕自斬貪懦陳倫劉遇節王文鼎後復拏問鎮江
遊擊戴光裕細打送獄隨以病斃舊開原道募兵皆
關內多叛出邊外一時陸續斬十三餘人近海蓋道
獲其逃于南衛刼盜人財者十二人亦駢斬之又一
起十六人逃出邊爲長勇堡李國臣追獲十四人而
逸其二職令俱斬之該道意不無少望前于京中忽
得一单言五六月間奴賊搶掠屯堡三百餘處殺擄
軍民近二十萬又被賊衆逼迯四五萬人且謂職央

毅臣盧報諸截以為天理人心安在世道如此欲大臣立功于外其可幾乎○又云凡用兵將官得力方能濟事今總兵中惟賀世賢畧短取長敢于戰陣侯世祿精悍而初臨大敵劉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戰陣非長將官惟尤世功朱萬良等為軍白眉餘衰庸庸碌碌求大將如前日劉綎輩諸將梁貴徐九思輩已不可得各鎮兵馬四五等選之餘無一二非敗羣下駟者謂援兵陸續出關必一二可戰而不能戰以為經畧罪而抑知兵馬之不能戰一至此極也

熊廷弼乞賜罷斥勘問疏曰頃臺省諸臣顧慥等交

章論職職病甚有應有不應而臺臣馮三元辨言欺
君庸才誤國一疏數職八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
職而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罷而遼必亾職罷而
遼必存計。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遼必急急議罷職。
而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
敢承。請姑舍一言而毋嗔職怒人不怒虜也。去秋開
鐵委弃糧苗田禾職抵遼陽即行各總兵卒收割如
不能則焚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
李光榮賀世賢柴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爲此憤恨屢
見之疏牘而馮臣尭未及見也若撫研起火星延燒

火藥六月陷開元七月陷鉄嶺八月陷屯關職以是月至遼陽牌行開原道韓原善駐瀋彈壓屡央接院道屬職勿令行北關報至瀋官軍一呼而散亟遣分守道閻鳴泰往撫之至虎皮駅大哭而返是時止此兩道而憑三元言道臣欲以一二萬衆應援金白而職不能用也不知道臣屬誰況職以初三日到遼三十一日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援何能猝到且鉄嶺不能援而僕言援北關此道臣欺三元者過也修守開原是要着任諸臣千言萬語職所爲不錯然所役軍皆其守城不能戰者

如柴賀李三帥人馬實未做工即貼修瀋奉亦其步
軍乃各帥自爲營盤戰守計非軍自做而誰與做若
云不惟敵自求而守之專事則令箭之催馬上之催
亦惟敵是求矣瀋陽王大人之役實係堵截徒以無
斬獲功証爲奬借語然以數萬賊平平妥妥而去亦
是難事若吹索太過必盡失監軍道與總兵將官心
近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清撫陷後所在
撿拾而賊爲我清久矣遼人與賊習除稍能過活者
盡搬移外惟一二無依窮民仍依舊巢抵死不去曰
我搬在別處無過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且隨之而

去即屢清之而不得也贊畫新兵欲回家過年一日而逃二千人王平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贊畫疏稱練成一枝勁兵爲高麗奴酋所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七百餘兵自言挑選可得五百人像一當軍模樣胡國臣步兵二千扎營聞江淛聲作賊至而奔潰徵三元言而職不知遼人可用也東山參礦徒趨利則有應兵則無人去冬已牌行劉國縉及原任推官陳光裕給與游都備中千把扎付張紹募一番往返三月僅抄一沿門册回報而竟不見團練一人何故徵三元言而職不知礦兵可用也職不識秦楚事且聞近

年征倭征播用兵幾何查平播用兵二十餘萬人今奴酋視播何勢何地而評職用多也謂職無謀職當承五月間兩監軍道六駐瀋陽一往奉集按臣又因職請往蓋套催糧獨職一人卧病遼人屢催合救遼人命否請問朝廷要遼東否情出危迫豈敢要挾無人臣禮而謂職欺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以前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駐亦不得一時嘗聚海蓋道以二人而辦百萬餉運寧前道以三人而辦造紅鑄錢諸務焉三完不欲聽職自裁請去職以存遼而咨部大臣欲聽職自裁姑留職以爲遼也豈可哉伏

乞 皇上將職罷斥行勘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代職職巳不能批發文移惟一面知會將整衆待敵如馮三元所云保救殘遼急宜如此而不必遲回須史者也○廷弼又有行勘尚屬虛文之疏 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畧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楊漣疏云遼東之事即勘以言遼事之人畢竟各不相下反滋多口成何政體力請收回成命○御史吳應琦奏勘官必須另遣勘之而實罪屬欺隱廷弼自當其辜即勘之而

不實事屬風聞三臣亦不任其咎科道之中饒有風力者自不乏人各舉其一單車過往即可了此一段公案矣

戶科張國祥上言熊廷弼經畧遼左修築開濬鼓舞堵截是其一得未可盡以爲非借使調無用之兵靡難處之餉不至疲斂閭左以爲根本憂遲之數年未能成功于勦亦可取效于禦惜其志大才疎氣高量褊諸臣論列業無剩義奉 旨行勘無庸再贅矣惟是臣所慮者經畧更易之時乃敵人乘釁之際三臣並出冠蓋絡繹文移旁午聚族而喧囂者是何奇正

之策毋乃懈軍士而長冦志乎說者謂功罪不可不明據臣愚見此時喫緊惟敵是求即藉　九廟威靈削平有日不惟廷弼可從寛宥即楊鎬何妨末減不然而蕩定無期變生意外不惟當局者莫逃誤　國之罪即旁觀者俱有胥溺之憂柰何于危難之場作此擾攘之舉也

議論持平且得大體

吏部尚書周嘉謨等會同九卿科道會議得經畧遼東熊廷弼當三路敗衂以聽勘御史起今官授之尚方錫之金幣其沐　國家之寵遇不可謂不隆矣單

騎辭家不避艱險至于躬親畚鍤形神俱瘁其拮据于遼左者不可謂不苦矣。撐持一年濬遼幸而無恙。其守亦幾固而力亦既竭矣。惟是人言嘖嘖率謂氣岸高而沉識寡臨集思而好自用經年工作未聞簡練之精中原驛騷無抹城堡之陷科臣相繼論列豈盡無據而云然第事在彼中非得于勘議之確何以定功罪之案故謂廷弼爲有功于遼者功難倖獵臣等不敢懸料也。即謂廷弼爲有罪于遼者罪須實據臣等亦不敢懸料也。今　廷臣會集俱謂封疆事重烽火勢急且廷弼之以病告者屢矣據稱嘔血嘔血

大瀉大痢肌肉消脫熱煖如火跌在公座昏暈不省僮僕門書環守大哭則其病狀之狠俱亦可想見即人或議其借病卸担而其計無復之之光景又可想見況強敵壓境聲報狎至此何等時也尚聽其悠悠卧理以遼爲孤注耶急應議代以重危疆其有無功罪總聽兵部轉行巡按從公勘議具奏定奪至于堪任經畧重担之仔肩不易殘局之收拾尤難必有異才而濟以識必有沉思而運以機必諳練精熟神思周到而又虛心下士使人各得盡其情畢其策而又就近轉移方無遠水近火之慮且人情矢口易着身

便難人才撰望易課實則難楊鎬既已僨轅廷弼復無成效天下事尚堪再誤耶該臣先期發单各舉所知是日會議又互相譬難互相扣問業有成議此則候另日會推者也若夫添設兵部左右侍郎各一員平時可備惟中之運籌有事可爲經督之後勁。先臣高拱建議委屬老成長慮。今值多事之秋更宜預畜會議僉同無煩再計候臣部另行會推請 旨遵行

又會議得逆奴匪茹東事方棘所藉居中帷幄之筴正殿當此而議樞臣之去誠不宜輕第樞臣屢疏乞身情詞懇切所不即去者或以遼左未平尚欲效借

箸之籌亦以[illegible]山陵未畢未忍離執紼之役抑或明旨切責不敢乖賜玦之義然而樞臣之當去北樞臣之久自決也謂樞臣爲當去又輿情之久爲樞臣決也矧邊事益急非中樞卧病之日人言紛至無復出就列之理似應　予告以全晚節但大臣去留應俟自行陳乞取自　聖裁非臣等所敢擅擬也

十月初二日異風揚沙登州晝晦三日水怪晝行海上又招遠鄉民家生豬一首八足是日會推經畧○以袁應泰經畧遼東○薛國用陞巡撫

熊廷弼與袁應泰交代上疏列人民城堡兵馬錢糧

伏械一一交有數并言自丁家泊斬捕而粆花不入
犯自長勇臺撫而燹兎不復交通去秋九月奴言欲
犯遼陽自瀋奉修兵備而奴返老寨諸夷子返新寨
合力拒守其大畧也年來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
閱科議督護何莫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此
後文墨不省議論不寬則經畧必無所措手足臣爲
國家慮矣○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廷弼功罪◎
南道李希孔諭姚宗文閱視奸狀以夷攻夷之策並
無要領四千金浪擲之虜穴劉國縉事事决裂而挺
身護之周永春紛紛胄破而巵言褒詡荷戈士二十

萬一日而閱畢太常非論列之時前此在閣孰禁不言前此所閱何事失事始禍之李維翰不逮抱頭鼠竄之汪可受不削令再置宗文不問尤而效之誰爲國家任勞怨哉

王在晉題全遼性命關于一線之海道故防遼者以保全運道爲第一着以奴之强久不敢東向而窺登海者豈以虜不習舟乎烏龍江之造船見于遼報非臣之浪說也豈以地險不能進兵乎臣已令巡海道差官偵其地里繪其山川非眞不可直達也當東兵三調之後處處存一登營民間一日數驚思避兵遼

寡臣不得已屢疏瀆　請留得新兵九千分散各路
然皆田野荷菴之民也不能蹈海臣又不得已屢乞
水兵該部三議調而三易其地不能得一水師臣計
無所措檄道備安家行糧自往浙直召募水兵一千
六十六名精銳慣出入海洋捕舵目兵共五百四十
七名到營操練造舟檝製火器葺墩臺整戎械列陣
有衝鋒之甲冑揚旌有出海之艨艟登州二百年來
未嘗有此軍容氣色藉令如防倭時再添兵二萬四
布犄角橫截島嶼奴如犯海定使之納命海中斬奴
酋之頭臨李永芳之肉以雪　國恥此臣安排措置

之大畧也奴中間諜無地不有其不敢與渡海之謀
爲絶糧之計亦此間聊有兵華預設以銷其萌然則
東省之養兵豈直爲山東保封域乃爲遼東守倉廪
而保其養命之原也敖倉之粟不據則成皐之險不
固。事之不煩再計者。臣因新兵無餉具疏懇 請
神宗皇帝于四十七年歲除之夜。傳 旨允留臨清六
郡稅銀五萬兩。香稅二萬兩以充兵餉夫臨清等稅
係進 內錢糧此二十年來所不易得之 旨而臣
幸得之微臣何能感格 天心亦 聖明知東省不
可無兵兵不可無餉又知東省隣遼留兵以固齊可

以護持遼餉耳　先皇帝登極　詔罷各路抽稅凡鄉閭市井一聞　詔音靡不泣下喜出向隅臣即廣播　皇仁令臨清六郡盡行罷権矣此五萬兵餉既無所出臣不獲不　請留新餉乃戶部謂新餉之不可留也議扣民壯工食以充之夫九千兵之餉所費不貲豈民壯所能分食以使之無餒者矧本省團操民壯即為民兵此外聽差民壯幾何工食幾何而可當九千兵之餉哉半饑半飽之民壯既不可以緝盜賊。無衣無食之新兵。又不能以守地方。此兩廢之道也。又云如抽扣不足則以無礙搜括等項佐之夫糧

非額編焉能復有存剩東省年來洊饉額編之數。什虧其三。無額之銀。百無其一。別扣除民壯工食及搜括無礙等項見准部文充東兗買牛之費。抽扣不足而搜括繼之。搜括不足而設處繼之。設處不足而勸助于民。獨助于官者又繼之。今且虛二千九百餘兩未補。牛盡而財與之俱盡。臣疏在

御前可查也。四十七八兩年已經押扣搜括辦遼左之車牛安得復有工食無礙等項佐本省養兵之費哉。兵以防寇也。兵無食。即爲寇。而其害甚于寇。寇尚有兵以禦之。兵爲寇。而地方無可禦矣。兵易聚而難散。散則有獸奔

之患。又易散而難卽聚。聚則有烏合之形。遼兵無食虞其脫巾。豈齊地之兵不能爲脫巾之事乎。遼兵脫巾固爲可慮。豈齊兵脫巾不足慮乎。戶部不肯留新編臣豈不諒其無已之心。然齊之蓄兵。總爲防遼。而設。與他省自是不同。臣以無錢空手左揮欲發無價之米豆。以濟遼左之急。右揮欲索不編之兵餉以充營伍之腹。卽朝習點石爲金之法。夜習神輸鬼運之方。亦不能取必。此責臣以所難。而臣必不敢。緣旦夕之卸肩因循以釀變。從來兵餉起于田畝。乃爲長久之計。今齊地三編民命殆盡額外必無可加齊地之

稅未有不先養齊地之兵而獨急遼人之餉者也儻戶部必不容臣扣留臣請將完全無缺陷之三齊交還　陛下勢必銷齊地招養之兵停登萊海運之粟如旣欲餉遼又欲固齊則此九千兵之外臣尚思請益而此九千兵之餉可不爲地方一區處乎奉
聖旨戶部知道該戶部議　覆　催留事例贓罰折𨨏抽扣等項仍清查工食以應扣五分之數抵餉如不足酌議量留加派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
王在晉陞兵部左侍郎張經世右侍郎着作速前來

協贊部務○以刑部尚書黃克纘暫署兵部併協理
戎政○經畧袁應泰奏薦原任寧前道察處不謹叅
政張國儒可當撫順一路原任吏部爲民郎中趙邦
清堪爲遼東監軍以崔景榮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熊經畧與閣科𤇆宗文書去秋八月初到毎
奏報必送書揭回札或有商量者查來書多言訪問
金白子姓稍力意急欲取 旨而愚不能會用夷一
舉地方屢求虎酋不理及差取別鎭往憨營講事竊
恐遊擊命官二有他虞動關國體不敢不忠言商
辦何意遂逆尊指致以擅遣屑屑是辨雖日後無從

下手乎白送四千金與虜結訪問局而徒惹夷使一場之侮辱必思當日言爲不謬而出關乘與之初不宜直遽以阻其趨此不佞之罪也○熊廷弼揭開原道韓原善新募兵馬多賭博棍徒响馬猾賊成群脫逃全不開報是時兵已逃過二三百名馬已死過五六百匹而疏中混云招過兵馬一萬九千員名匹混在一處劉贊畫兵雖逃猶逃歸種田而該道兵不逃出邊外則逃入南衛刼截財物其安家銀自招自算不肯自求其清楚蓋該道心術陰深操行骯髒不能復存厚道矣○兵科帝蕃奏遼左喪師首罪未議

叅李維翰㊥御史王亶岐奏撫臣失事之勘難終叅
李維翰周永春㊦賀世賢觖望稱功揭云入秋以來
無日不傳烽無時不介馬奔馳戰陣斬獲前後六百
餘級賞猶有待黃河之清可俟職之苦海難脫援遼
總兵強半以病去矣獨職以不明不白之身居不進
不退之地職力竭矣遍身病矣功罪何居惟大昭公
道斧甚㊤遼按御史申廷謀題自奴酋發難以來殘
破北關　朝廷以與葉赫繼絕之位寓聯絡羈縻之意
是以有傾恤北關妆娃四千兩之賞以恤虎憨兔之
[illegible]不遑[illegible]䌨其慾乃犬羊之性惟利是視

忽有四千兩長賞三千人進貢之望王猷以細人浪干利于餌而輕干許致彼中以虛詞爲口血去歲桃林只有講說至再之事附近諸虜效而尤之其又何弭焉○御史李應薦疏云西虜聚衆挾賞情形叵測收彼降夷因致藉口恤其友姓更啟釁端三千人入貢是爲何心許三千人入貢是爲何策王猷之首必不可恤虎酋之欲必不可徇桃林之路必不可通也兵科蕭基疏西虜生心屢年之欵市結之而不足王猷之詐許挑之而益興張汝觀等四人之拘留作何結束四千兩例金三千人入貢之約作何彌縫今日

索降夷則黄把都兒犯搶之詞再至矣明月問殺命則乃蠻台吉等慢褻之語紛來矣蠢動之思觀釁而發斬王猷首懸之槀竿以斷其藉口之萌此保薊之全着也○基又叅宗文失策者三冐罪者五○刑科毛士龍疏薊門之禍自姚宗文用王猷之詐以歳幣餌狼貪以入貢開邉釁致桃林引路西都爲騷則薊門一帶岌岌不臧遼東矣○南道王允成疏西平入犯王猷出使功不足以贖罪虎酋浪索諸虜紛講新賞是則專管西虜之明效大驗也又何言哉

宗文與虜四千金虜不以爲恩反索賞挑釁直至

在晉爲經畧力拒之威惕之講欵多時嚴爲杜絶
薊門之禍乃已事載欵虜疏中
十二月經畧袁應泰題奴酋初發難也始于撫順叠
撫順爲奴酋出入經由之處是必爭之地奴酋以撫
順教場爲屯兵之處如坐通衢所陷清河開鉄延袤
三百里殺擄官兵軍民數十萬而我叛賊李永芳佟
養性等日夜引導籌畫爲陷陣封侯王之舉今奴且
威脇朝鮮而特圍獵于開鐵汎懿之境矣職會督臣
文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問曰今
日計將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職曰宜用兵

幾何諸臣口有原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皆曰撫順六員清河三員寛奠一員職以爲説皆是議于撫順用監軍道高出張愼言總兵官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又以尤世功充總兵官朱萬良將騎陳良策童仲揆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監軍道牛維曜總兵官侯世祿副總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總兵官事內侯世祿姜弼將騎梁仲善并將步各一萬寛奠用金復道胡嘉棟副總兵官劉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兵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守遼陽總兵官劉孔胤統之尚少一員于續到副將

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萬守蒲河以七千守奉集兵將尚缺若蒲河爲撫順後應爲三岔兒要衝且兼西虜况已殘破提兵應援非良將不可查得廾肅總兵祁秉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且多蓄建卒應調守蒲河而瀋陽奉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委葢大帥自李懷信柴國柱去後止寥寥數人且其中更有在應汰之列者故不免衿捉肘露若此不得不調祁秉忠以濟急需外備兵一二萬爲臨時調遣之用奴若攻撫順之師我堅壁相持而清河寬奠出銳師以擣其舊寨奴若北出三岔兒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擣

其新塞奴若南赴淸河寬毁我撫順之師直擣新塞而蒲河隨爲后援至臨敵出奇招降用間未可先定若是而撫順淸河可復也撫淸復而撫淸之內屯堡皆復民間之稼穡終不爲虜資隨即相地築城且急議屯田于撫淸一帶以充軍實然此言之似易而行之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則難于進處孤危之城而爲久任之計則難于守此二難者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于手則戰難錢糧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勝難此二難者　廟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不足錢糧

之則臣不敢以三軍爲嘗試　國家爲徼幸也葢奴
酋舉動視馬力強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時斷
宜在春而兵馬錢糧須齊集于二月之前過此而奴
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成一年之局　國家之
憂之擾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其文武將士能守撫清
至歲終無失事者鎮道而下宜破格升賞其戰卒雖
比往時戍開鐵者勞險更倍而亦止照其例撫順月
糧一兩八錢清河一兩六錢以示鼓舞大約能戰而
後能守能守而後能戰惟祈計出萬全而已耳
御史潘士良云經臣袁應泰誓不生還欲逼奴寨城

撫順而軍也豈非慷慨任事之壯志哉第議城則我必守我守則奴必爭奴爭則勢必戰據經臣所定之局是戰局也而度經臣所處之勢非處能戰之勢也年來水陸二運問舟楫于水濱覓馬牛于道路不啻三十鍾而致一石矣向第運至遼陽而止今議增撫順又增三百里之遙矣餉臣稱經畧咨取小車八千五百餘輛推車夫一萬七千一百五十餘名每歲用銀三十餘萬兩欲加派于前派牛騾地方民生之困憊極矣故城撫順要着也凡要害必屯重兵但地太曠則難分守兵太遠則難在援腹背受敵兵家所忌

況奴酋鼂狡善用奸細我之動靜無不悉知安肯專意退守聽我修築乎

勘科朱童蒙疏臣入遼便欲城撫順然撫順當城亦必不能即城撫順去奴新寨約二十里去瀋奉約九十里我兵城此倘奴出鐵騎截斷來路無論糧草不通即應援亦絕是斷送若干人也須以漸而進乃有成績一鼓而收全功矣

禮科王志道疏云奴酋掠金帛則有餘掠鹽粟則不足貂參無所市則貨絕投降無所處則人飢山地磽确則耕種荒干戈屢興則士馬倦數年之後可不戰

而服也乃其要尤在于勿責近功勿啚一逞苟非虜騎闖入相机截殺願十年勿言戰可矣職嘗言國家受病止爲八個字論人才則分門別戶論遼事則犂庭掃穴張虛聲則聳而聽之語實事則談而厭之遼禍幾于不可救藥皆不問兵馬輕于言戰之易也然則進城撫順豈非石畫職切以爲未可耳

辛酉天啟元年

正月發內帑五十萬付經畧給散官軍

二月初三日日暈甚異

經畧袁應泰奏昨奴酋以數萬騎圍奉集自以爲敵

無不克乃監軍道高出鎮定訥度神色不變睨視佩刀即有意外引以自裁挺然義不受辱虎皮驛兵將赴援揚塵大起奴遂引去所謂人有必死之心已足徵一班矣

協科覆奏

兵科朱童蒙勘遼東竣據實回奏一某處被賊殺擄爲失事某處堵戰修守爲有功勘得熊廷弼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內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于花嶺等山城六月十二日于王大人屯等一十九屯八月二十一日于蒲河等處其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皆爲失事

至于蒲河灰山豹冲斬級二百有奇所獲馬牛稱是雖不可以言功而亦以堵截用戰者也遼陽之城環匝二十里年久頹塌當開鐵初陷遼陽之人東裝思徙者以城不足為憑也廷弼葺其外築其內繞掘兩河引水建閘城之上下容布火車火砲分兵防守稽閉譏絕奸細心思之巧經營之周有才人所不能到者至瀋陽奉集虎皮驛大小三城修工如是守具亦復如是此其修守之可言者也一其事為從實奏聞若某事為欺隱抹殺勘得疆場之事凡有查核經臣題監軍道之開報監軍道慕府廳之開報亦或有據

塘報即入疏中者向來章奏似亦從實而無欺隱但其所報殺擄名戶間與撫臣所奏稍有異同耳一城堡有無殘破村屯有無搶掠勘得瀋奉之外凡有村落因山爲居壘石爲垣故曰屯曰寨曰山城其實民居不過一二家三五家而爲城堡者止有蒲河一處耳至花嶺山城禿老婆山城許毛子山城四十戶屯金剛屯金得成屯阜生屯李二金寨李沙包屯王大人屯石廟兒屯劉替屯蘆尖屯白官人屯劉三屯頭目屯溝子屯終弓二屯新屯趙官人庄沈塞雙樹屯皆其前後搶掠之村屯也二士民殺擄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遺

失幾何勘得三次入犯殺擄屯民七百二十三名口被傷十一名口被擄脫回四名擄去民馬五十四名牛一百二十一隻驢十七頭燒燬房屋八十五間山口窖二十九處此殺擄之的數也器械則失損盔甲等項一百三十四件搶袍一十四領兵馬折傷若干現存若干勘得前後陣失折官兵共五百八十七員名被傷兵丁共三百零七名陣失馬一千五百六匹現在支新餉主客官兵一十六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員名寨馬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匹共錢糧實用若干虛冒若干勘得自萬曆四十七年六月起至泰

昌元年十月十五日止存庫續收銀七百七十四萬二千九百兩五錢九分八厘除收過銀九千九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存庫銀七十四萬五千二百六十六兩四錢六分其二應出入悉經餉司與糧官收支廷弼原不經手故有質各處月乃各營將佐影占之弊亦嚴爲查處而不之縱也臣謹參勘得經畧熊廷弼有揮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擔騁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耳而遼陽之頹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至奉集瀋陽三空城今且儼然重鎭兵民之于今而

安于居賈安于市商旅紛紛于途而後之人因之以爲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遴道而代之鳴訓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之所留是精力悉經于此而其得謗亦先于此也唯是致辯殺擄一節嘵嘵于有花名無花名之説以爭多寡獨不思邊疆凡有殺擄律令但論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所漏雖未必都中所傳爲萬爲千而即其所報亦非的數廷弼明知而敢自爲隱匿是欺誑也不知而爲人所蒙蔽是聾瞶也廷弼必居一于此矣惡得云無罪乎臣愚則以爲廷弼尤有大罪焉夫封疆之臣與

諸臣不同尚方之授金幣之錫與委任諸臣亦不同
廷弼受　皇祖破格之遇即捐其頂踵誓以死報尤
不足答萬分之一乃蒲河之役廷弼知賊志在攻瀋
策馬而趨以救北門何其壯也至則諸將被衝不欲
再戰威之以殺而亦不前廷弼見官兵之怯弱如此
已料後事無可成始灰心卸擔故借微恙乞骸以歸
耳奴賊未滅何以身爲廷弼將置　君恩于何地乎
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弼之罪又
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怠
緩性不寬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爲守況兼

常之原黎民駭焉凡借碑于鄰居採木于園林移石于墳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報鄉紳青衿役無割免又綑打各弁斥逐諸臣能無騰謗聲乎所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風聞臚傳入告而陳于　君父也然皆激于上為　國家慮周疆土而以大義期廷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辯既而一揭出一揭應愈出愈乖終成罵詈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也總之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　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　勅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奉

聖旨這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議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

經畧袁應泰條奏兵馬錢糧器械將吏應援太緩急則搶地呼天或觸時而傷諱緩則刎陰覆陽且顧後而瞻前臣雖藏三牙哆三足徒嘆曲高靡和獨拍无聲也 廟廊之上勿先立一膠柱之見而謂奴不可與爭臣前所請可以遲應一着差池噬臍何及逗遛三年如金冠王表逮繫正法退縮奸狡如張超黜革永不叙用王錫斧臣等提究庶人情少肅可鼓後來

耳
吴金祖的名劉光先又名吴太真以叛卒倡妖言惑衆揭竿而聚者不下千人掠子女焼民房奪牛羊車輛岫巖一帶大遭荼毒且十營土口自稱眞命執紅白標旗爲亂殺葢州備禦營中軍秦顯忠把總胡靜岫巖備禦營把總張楙誠陣失軍士馬匹議者以海運入自葢套陸運起自海州咽喉要地既當絶賊奔奴之路又當防奴乘變之攻皆要着也時鎮守李光榮與麻承宣賓承武黄璽同知張文達會議于二十七日分營圍山次日四面齊進至二十九日李鎮守

在南谷口正分派間而北谷口忽報賊出坐營董㻊
秀迎擊被賊斫傷衆皆却走賊追趕過河遊擊高中
選叅將胡國臣復回迎戰國臣中傷大衆混殺李鎮
守急率叅將黄璽帶領兵丁合戰于是本鎮内丁守
備等官吴登雲等十餘員領兵奮進不避矢石一擁
上山銃砲齊打賊不能支遂奔回巢大兵遂入峪内
賷麻同王化溥等又從南谷口進焚其頂而賊平矣
大勢約五百餘人割首級者十之二三騰山投水者
十之七八吴太真羅守忠俱歿兵中
遼撫薛國用劾諸將疏曰奴之深入瀋奉肆然無忌

良繇我之指揮者習蒙蔽爲故智以掩飾爲長謀烽燧毎毎不明偵探常常爽失故或醉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或倉皇失措而站立之不定或虛憍恃氣而觀望爲之不前是以來則不知進則不敵去則不追甚且張鋪蒲紙掩罪爲功任其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奉集失事李秉誠匿不以聞朱萬良聞警赴援引賊深入賀世賢尤世功爭貿虎皮攤衆自衞以大將之巨擘反善爲奴描寫而張其勢可不嚴爲處分以爲退縮之戒耶

薛國用題遼陽主客軍兵踰十六萬馬踰六萬所需

糧料芻蕘爲數不貲其海運者由蓋套上岸其陸運者由高嶺發載俱輓而之遼陽且至奉集達瀋陽及威寧等處近者五六百里遠者千餘里皆用牛服載需人牽輓原派牛車三萬餘輛用夫六萬餘名額軍不足搜及民間牛騾牛騾不足又計戶抽丁以佐之名曰糧差夫銀差夫夫役不足復僉舍餘併士紳供丁以益之初不過借役一時乃一經派運釋肩無期祁寒暑雨不得偷一日之安又所領之牛率多倒死一百雇工一百罪賠至再至三賣兒鬻婦凶年飢歲芻桂豆珠每人每牛月計糧料割身之肉啖牛之腹

中人不免破產貧者鬻身以償以故擬及合戶累及親族計無復之惟有逃與縊耳近日妖民吳金祖倡亂遂以此挑激而號召之無知小民困于運役爲其所愚惑而向應者不少則因運差之苦而思逸逃者尚慮實煩有徒矣

袁應泰題職甫侍罪遼撫日夜思制夷之方無如招降爲晁隨牌行河東各道以招撫降夷而河西不與焉在遼如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李秉誠庚世祿行總兵事朱萬良姜弼此六人者各將兵萬人而又素善撫夷丁能得其死力故令各收壯夷丁一千各分

配各隊是每漢丁五十人夷丁五六人也內有形迹
可疑不便入營者則又持委原任總兵麻承恩加銜
遊擊王世忠備禦朱梅統領關防察其無他可用以
戰方始發各營此職安插之法也查降夷內東夷纔
三百餘人西夷則五千四百餘人矣職讀漢書霍去
病降匈奴渾邪王數萬自是匈奴遂斬右臂後趙克
國擊先零亦以招降卒使先零尨解遼自開鉄淪沒
之後虜自什方寺等處投入奴寨至則納之今虜過
遼瀋者則投遼瀋而近開鉄者猶投奴寨若遼瀋不
收能保其不盡由開鉄歸奴乎至養夷錢糧亦有可

得而言者援遼初議十八萬今措餉如此之艱何敢堅執成言因與各道議但以十六萬爲準見調家丁及見收夷丁總在十六萬援兵餉銀內通融支領是養降夷之外尚減舊議二萬人之餉也今援兵至遼者計每名之費不下二十五金至遼而可用者十不得二三若夷虜弓馬原其本分一爲揀配卽是選鋒而無安家行糧之費其利其害了然如列眉伏乞
天語申飭各鎭將前調家丁如數速發萬勿執爾庶
軍聲益壯夷黨可携矣
兵科郭允厚云據經臣揭開總兵賀世賢招納夷人

其男婦三千八百五十餘名間以其強壯者補逃故軍丁之數李光榮收眞夷一千一百四十餘名歸心主于就食則歸降難以計多寡將郤之乎則招之者何心將受之乎則養之者何術有如強壯補至萬餘則營軍大半胡虜聚之一營誰能範其馳驅散之各營。逐處皆其醜類。倘飢烏暫爾向人。飽鷹終當颺去。是凶歲我爲逆旅之主人。豐年彼作還鄉之父老。于時我可遮其歸而留其用否也。

禮科汪慶伯云日者西虜降至六千餘源源未艾憂索降者謂赦郭藥師之釁。憂受降者。謂犯來歙之戒。

還之恐羅悉怛謀之慘。安之復煩江統之論。已而隆者在門犯者在閭如東西合謀可不爲之寒心哉兇經略所招者東夷諸部所收者西虜。無損于東。而樹敵于西從此謝絕豈爲矛盾耶。

巡撫薛國用題奴酋奸狡每伺我之舉動反所行而就中取事今日用夷必須頭目傾心方保無虞此蠢蠢來者不過沿邊零星之窮夷耳無論饑則就人飽則颺去見今巳領黃把都等頭目差夷索賞長安堡巳徹敵其端矣將來一不與而頭目皆與我爲難甚則東西交合爲患更大其可慮者十。奴執宰酋日挾

其族黨代伊肆螯而卜兒亥之子又係奴壻今之降
者安知其中無宰卜部落而藉名别種乎其可慮者
二昔有開鉄北關東西間隔而金白又時偵交通之
情以輸我今皆失陷矣東西只宜任其往來又安知
非夷狄暫竄西部而詭以報我者乎且賀鎮夙負勇
名我倚之為左右手奴視之為眼中丁近蒲河囬鄉
生員唐元吉稱在奴寨時聞李永芳等日夜潛謀以
圖賀鎮而賀鎮以數千降夷團聚瀋陽一有不測其
禍寧止一帥乎其可慮者三。乞　勑諸臣亟蚤議妥
俾邊臣知所遵守不致異日噬臍之無及也　特科

臣蕭基蔡恩克毛士龍曾汝召趙時用御史王業浩
馬逢臯徐揚先各有疏奉　旨下部議覆
兵部覆奏奴降一事關係遼左安危科道諸臣憂之
者深故其言之者切向撫臣之慮尤非事外遙度之
詞臣部亦恐西虜因而搆釁或奸細潜伏其中已覆
令分散安插以後勿復再收矣今經臣疏一切揀配
即是選鋒而無安家行粮之費毋次收一千不獨屬
之賀世賢又將形迹可疑者委麻承恩王世忠朱梅
統領關防察其無他可用以戰始發各營又恐我若
不收慮必投入奴寨前後所收至五千四百不爲不

多以後東夷投降者經臣密察機宜無論多寡俱當收納只宜防其奸細勿墮賊謀而西虜則在所緩蓋自有遼事以來內外建議皆欲撫安西虜此等着數終當照管兵机原不中制一見勝于千聞科道縷縷言之正欲與經撫悉心商確事求其妥功求其成寧有一毫成心作阻撓計耶

先時賀世賢久有異志廷弼心疑之使自爲一軍備調遣不使定駐時時餽遺勞苦之稱其忠勇嘗歲節宴集諸將勉以同心出血共歃已而諸將有密啟世賢異者廷弼私語之曰吾向者歃血証爲此諸君自

愼可耳及袁應泰代任盡反廷弼之嚴而以寬收人譽遂委任世賢不疑且懸招撫之令來投即納諸帥童仲揆泣諫應泰曰我自收不戰之功何不可而强阻爲監軍高出亦諫曰來降者必彼有所不堪也今奴酋方强何故舍之而投我又何故如此其多應泰不聽曰我固欲空其巢耳今世賢與尤世功並駐瀋陽世功所將卅萬五千人世賢報納降夷六萬世功密啟應泰曰世賢所報六萬實十萬也城決不可守願以所統率自歸遼陽應泰乃始大駭然已無可奈何姑以軍令令世功曰敢移一步者斬意欲留世功

牽制之而勢已不能矣董仲揆前守清河間與麾下四人攀崖度鴉鶻關行叢箐中遇一人自奴酋老寨逃出詢之乃楚兵也言奴酋諸子悉其精壯屯開原新寨而老寨惟老酋獨居所俘南人置焉老寨去關僅五七里耳仲揆請于應泰言關低易越以楚兵為導願率所將川兵五千直入老寨可使奴有腹背之患應泰以為險不應亾何而奴已增高關隘置守清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矣葢廷弼用權詐恩威威測故奴間不行應泰左右皆間旋即有以仲揆謀報奴也

聖諭遼左告急本兵居中調度責任匪輕該部尚書等官請告杜門堂屬空署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着力疾視事侍郎張經世已有旨即出供職職方郎中仙克謹也着他出來不得藉口人言致悞疆事責有所歸其未到任侍郎兵部移文守催就道特諭

奴酋誘犯瀋陽按臣張銓先下令遷降夷于城外賀世賢不從將士憑濠而守降夷內應開門入賊尤世功沒于亂軍賀世賢率其屬西奔○陳策童仲揆移兵皇山以遏瀋奉之衝分營扎横河南賀世賢突至策開營納之遂為所殺賊衆以仲揆所將皆川土兵

戒勿輕敵仲揆逐之大戰于河上斬賊二千餘裨將周敦吉曰我輩不能救瀋在此三年爲何石柱司秦邦屏先進渡渾河諸營畢進留戚金張明世統浙兵三千陣河南諸渡河者未成列奴以鉄騎五萬四面蹙攻之諸將殊死戰斬賊墮馬者三千餘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自辰至酉奴騎益衆仲揆奮勇潰圍出遣將請援于應泰應泰曰奴兵强决不可救不必又添陷一枝人馬差官叩頭流血按院張銓再三激之應泰曰此天數也銓怒罵而起仲揆望援不至兵盡矢竭揮短兵親斬賊十七人賊復圍之萬弩齊發仲

挨夾焉賊圍浙營浙兵以火礮擊之賊死甚衆火礮盡乃復接戰良久大敗將卒俱殲初按臣張銓檄朱萬良姜弼之兵屯虎皮驛爲奉集聲援及川兵渡渾河二將兵近數里觀望不敢動川兵旣敗乃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四散賊是以得萃力攻浙營是役也以萬衆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力屈而殲亦奴難以來所未有之血戰也

遼事實錄卷之二終